

專輯論文

走向「猥雜」的彼岸：「健康娛樂」之電影的誕生與上海基督教青年會¹

菅原慶乃

Yoshino SUGAWARA

摘要

電影在十九世紀傳入上海之後，一開始在商業性的娛樂場所放映，但此類場所風紀不良，電影在社會上的功效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質疑。直在1910年代，上海基督教青年會開展了一系列非商業性的電影上映活動，這些活動以「有益而健康的娛樂」為宗旨，逐步改善了市民的觀影態度，同時也開發了電影的社會教育功能。本文探討青年會的這一「有益而健康」的電影放映活動如何促進傳統的公共觀賞和娛樂形式的現代轉型。

關鍵詞：上海基督教青年會、電影上映、健康娛樂、產業電影、幻燈片

菅原慶乃，關西大學文學系教授。研究興趣：華語電影史研究，東亞電影文化比較研究。電郵sugawara@kansai-u.ac.jp

論文投稿日期：2013年8月1日。論文接受日期：2014年3月13日

Special Issue Article

Toward the Opposite Side of Vulgarly: The Birth of Cinema as a “Healthful Entertainment” and the Shanghai Y.M.C.A.

Yoshino SUGAWAR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new movie milieu created by the Shanghai Y. M.C.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Shanghai that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moviegoing. After cinema came to Shanghai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 was mainly exhibited at commercial amusement sites, most of which were notorious for the lack of public morals. The movie milieu which emerged as a part of the commercial amusement culture in Shanghai succeeded that of traditional theatergoing. Watching a movie was not the exclusive and ultimate purpose for moviegoers during that era; they usually enjoyed eating, drinking, and chatting with friends while a movie was exhibited. Moreover, immorality and vulgarity were always associated with movie exhibition venues in Shanghai. However, during the 1910s, Shanghai Y.M.C.A.’s non-commercial movie exhibitions contribu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inema’s social standing as well as the discovery of movies’ educational values. The Y.M.C.A. exhibited movies as “wholesome and healthful entertainment,” which means that the movie screenings at the Y.M.C.A. were

Yoshino Sugawara (Professor). Faculty of Letters, Kansai University, Japan. Research interests: history of Chinese-language cinem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East Asian movie cultures.

completely devoid of the vulgarity of Shanghai's other commercial movie exhibitions. These movie exhibitions at the Y.M.C.A. can be roughly categorized into the following two types: (1) as entertainment during recreation events and (2) as visual aids for lectures. In the former instance, movies were projected at various meetings for the sake of civilized and modern leisure. Although the genres of the films screened at these events ranged from documentary to detective series, based on their policy for movie selection, it was obvious that the association considered movies a modern, healthful form of entertainment that cultivated young people. The purpose of utilizing movies in the latter instance emphasized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movies. The association had an explicit policy both for improving public health and populariz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ndustrial techniques through the lectures held in various occasions. In order to attract wider audiences, the primary concern for the Y.M.C.A. to develop their lecture events was the effective use of lantern slides and then mov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the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the new section that specialized in publishing visual aids for the lectures. The director of the section, W.W. Peter, later contributed to the Commercial Press, a representative publisher that produced a number of movies in the early era, by producing one of their first documentary films. Both of these types of movie exhibitions helped to prove that cinema had great usefulness, especially for social education in China. Such exhibitions also allowed many young new elites in China, who considered the Y.M.C.A. as a place to develop their social skills and create human networks, to be absorbed in cinema. The movie exhibitions sponsored by the Y.M.C.A. can thus be said to have led to the awakening of China's new movie exhibition culture, which flourished during the next decade.

Keywords: Shanghai Y.M.C.A., movie exhibition, healthful entertainment, industrial movie, Lantern slide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Sugawara. Y. (2014). Toward the opposite side of vulgarity: The birth of cinema as a "healthful entertainment" and the Shanghai Y.M.C.A.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9, 151–175.

一 序言

電影在19世紀末傳播到上海之後的一段時間裏，作為一種奇觀和雜耍，在傳統戲劇的舞台或茶園等遊樂性場所不定時演出。不久，外國人陸續開設了幾家專門放映電影的場所，電影的上映就開始普遍化了，1913年電力在上海快速的普及化，從而促進電影上映的普遍化。被稱為近代戲劇萌芽形態的新劇(文明戲)也多次在商業劇場裏演出，並開始流行。同時，總稱為遊樂場的新式娛樂取代了茶園等舊式遊樂場，在上海出現的這些新興娛樂空間給電影提供了頻繁上映的機會。

電影上映場所的變遷也帶來了觀眾觀影態度的變化。在電影上映經常化之前的主要放映場所，即傳統劇場或茶園裏，「在演出時觀眾人們都喝茶，嗑瓜子，吃糖，互相聊天，開玩笑」(Xiao, 2006, p. 516)，這是從傳統的看戲習慣很自然繼承而來的一種電影欣賞態度。但是專放電影的影戲院一出現，觀影的形態，尤其是觀影的禮貌和上映場所的衛生等種種「問題」就隨之接踵而來。²

另外，在新出現的遊樂場中，電影的上映與社會風紀上的問題日趨嚴重；遊樂場有時被視為娼妓活動或產生婚外情的溫床，相關的流言蜚語亦廣為流傳。³同時，從社會風紀的角度觀之，有關電影內容的質量也屢次遭到質疑。特別是女性裸體描寫、偵探片中的不道德且殘酷的內容等，均成為這種抗議聲音的主要原因。⁴1920年發生了白領菁英男性謀殺娼妓案件，上海每日報的社會專欄煽情地報導了這起殺人案，據說犯人是受到當時偵探電影的影響(《新聞報》，1920年6月19日)。這起案件後來也編導成了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長編故事片《閻瑞生》；但是同樣的事件亦陸續發生，造成電影對社會治安有不良影響的說法。⁵

總之，在1910年代至1920年代初的上海，電影上映空間與「猥雜」的意義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另一方面，以一些學生和教育團體為主，他們開始嘗試徹底剔除「猥雜」因素的電影上映活動。⁶雖然這些電影的上映大部份只是一次性的，並未定期化；但是本論文所論述的上海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電影上映活動(以下簡稱青年會)，則是唯一的例外。青年會不但通過定期安排上映非商業電影來推動「有益而

健康娛樂」⁷的觀賞活動，而且他們很清楚地了解電影對社會教化的重要性，也因此青年會在中國電影史上有其無法忽視的重要性。

青年會所倡導的「有益而健康」的電影上映活動不但開拓了新的觀賞態度和娛樂方式，同時也促進了觀影行為的現代化。自從電影媒體傳入上海之後，觀賞影片就不是一種獨立的娛樂方式。它首先被納入上海看戲文化的脈絡之中，接受觀賞傳統戲劇習慣的影響。那時候即便是在上海的茶園裏還保留着「邊吃喝、邊說笑、邊聽戲」等前現代的看戲習慣，而這種習慣必然「與近代都市文明相衝突，戲院傳統的管理方式受到了近代觀劇文明的挑戰」，為了符合現代化社會對戲院「雅靜的藝術欣賞環境，達到全身心放鬆」之要求，新式戲院和新式舞台就此設置（徐劍雄，2012：238）。戲院硬體的改革促進了戲劇的現代化，新舞台的建構也成為京劇改良的根源，同時也催生中國的話劇。

本論文之所以特別關注於青年會的非商業電影上映活動，是因為這個活動與商務印書館影片部的成立有其密切的關係，實際上，影片部裏的大多數職員皆為青年會的會員。⁸青年會在「有益而健康」的名義之下，為電影觀眾提供了一個現代文明觀影的條件，以至於在1920年以後，還前瞻性地推行電影院設備現代化的實踐，為推動中國國產電影的製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如上所述，雖然青年會的電影上映活動帶給之後的中國電影史廣泛的影響，然而由於1920年代以來中國國內普遍壟罩着激烈的反帝和愛國主義的情緒，這些活動的歷史意義沒能得到應有的評價。本論文藉着探討青年會初期的電影上映活動，重新評價這段被淡忘了的歷史。儘管年代久遠，資料匱乏，但仍希望藉由資料的爬梳，盡可能還原當時活動的實際情形，進而檢討青年會在中國電影史上的意義。

二 新興菁英階層的文化沙龍——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成立及其社會上的位置

鴉片戰爭後上海成為通商港口，首先開發貫穿於當今上海南北的黃浦江沿岸以及周邊地區。在這被稱為外灘的地區裏，除了公共租界

的各種行政機構之外，還聳立着無數大銀行、洋行大樓。從這裏向北走，能看見在蘇州河上的外白渡橋，而橋的對岸就是虹口地區。1900年由美國傳教士路義斯(Lewis)和曹雪賡等所設立的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便為於此。其初期活動是，聚集在虹口的百老匯路(現大名路)的路義斯私邸裏，定期舉行祈禱會、或是聖經讀書會等活動，但規模很小。該會以「上海風俗奢靡，幾許青年陷溺，其中愛有斯會之設，以德智體三育培植青年會」為宗旨(《申報》，1918年4月20日)。剛成立時，成員只有35名(〈本會會務報告紀略〉，1919年12月26日：無頁數)，其後隨着活動地點數度地變遷移動至外灘中心，會員人數也急劇增加，直到1902年為止的短短兩年，人數已經達到了將近650多名(Latourette, 1929: 586)。

1907年青年會位於外灘繁華四川路120號的大街上(現四川中路)，設立了會所作為活動據點。在這棟四層樓的現代化設計的會所裏，第一層是設有專業機器的體育館，第二層的北邊還設置了閱覽室和藏書室。到了夏天，不但開電扇，而且還提供冷飲。⁹閱覽者可閱覽到當時的一些青年菁英喜歡的各類雜誌的最新號，譬如商務印書館發行的綜合性雜誌《東方雜誌》、《婦女雜誌》和《教育雜誌》，以及中國科學社為普及基礎科學知識所出版的《科學》等雜誌(〈藏數室通告〉，1917年10月8日：無頁數)，每日的閱覽者數達數百人之多(〈青年會藏書室啟事〉，1915年4月16日：8)。第二層的西邊是可以容納約700人的大禮堂。這個禮堂以紀念義和團起義殉難者而命名為The Martyrs' Hall(殉難堂)，在禮堂前面還設置了舞台，配置從美國密歇根州著名家居城市「大急流域」運送而來的專用劇院座席(Lewis, 2004, p. 100)。1915年，禮堂內配備了新電扇，並以「堂中裝置電扇數架雖天時炎熱依時四座生涼」的廣告語做為宣傳。(〈交際部〉，1915年6月19日：6)除此之外，會所還開設了提供中西合併的食堂、以及為管弦樂隊演奏所設計的現代化舞台等，¹⁰其設備的優良品質絕對勝過於其他地方。

除此之外，新穎的體育設備也是青年會吸引許多青年的原因。除體育場和運動場之外，青年會也開設了中國第一座游泳池，全年開放室內溫水游泳池。開放一年後，使用人數就已經達到27,000多人次(Annual Report for 1917, 1918, p. 11)。另外，該會所也提供了職業夜

校和中學、海外留學指南等教育訊息，全方位的服務得使利用人數的急劇增加。到了1918年，由於上海汽車的激增，該會還適時地開辦了駕訓課程。當時青年會秉持會所在「交通之便，學術研究，閒暇娛樂，衛生教養，道德追求」的目標，堅持「吾敢必他俱樂部之必無」的偉大抱負。¹¹青年會當初所設立的目標宗旨以現今標準觀之，其實踐性應該也是無庸置疑的。

中國自科舉制度廢止以後，一批代替過去傳統士大夫知識分子的新式菁英開始活躍於如同上海般的大城市。而這些新興菁英的特質在於，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具備強健的體魄，深具改良社會的志向。對他們來說，若企圖能在商業領域中功成名就的話，青年會是一個極為合適的文化沙龍。事實上，聚在這裏的多數青年所關注的不一定是信仰，而是諸如「想學習英文，對體育抱有興趣」的青壯年，他們所思考的青年會是一個「魅力十足」的地方（平塚益德，1985：142）。實際上，該會的不少會員是上海政治界或是商業界的重要人士，此外文藝、戲劇和電影界陸續也有不少人士加入該會。¹²

在青年會的活動中，另一個值得探討的是：在於該會定期主辦且任何人都可參與的餘興活動。在這裏值得關注的是，該會的餘興活動除了魔術、新劇、唱歌、跳舞等，在當時的學生團體所進行的餘興活動上常見的典型表演節目之外，甚至很早就提供了在各種演講會上使用幻燈片和電影等新式傳播媒介的機會。青年會主張餘興活動是提供會員以及家人「享受最良質的娛樂」的機會，也把音樂會、朗誦會、魔術、用視覺教材的演講會和電影等視為平時餘興活動的核心（Annual Report for Year 1915, n.d., p. 9）。依照青年會的說法，參加他們的餘興活動不僅有益於培養社交技能（Annual Report for Year 1915, n.d., p. 9），同時也是「培植」青年會的精神理念，即培養「德性」的最佳機會。進一步地說，這種餘興活動也提供能讓各年齡層和不同職業的青年齊聚一堂、相互切磋的絕佳之處（〈民國五年即一九一六年上海基督教中華青年會報告〉，1917年3月2日）。青年會使當時青年超越以地緣、血緣為主而形成的傳統集會模式和秩序，廣泛地提供共同聚會、學習以及交流機會，在這一點上顯得尤為重要。¹³諸如此類的活動，在1910年代中國社會教化以及改良社會運動的萌芽階段，對其中堅份子的「自我啟

發」和「教養育成」等功能上自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Garret, 1970, p. 127-128)。¹⁴

三「有益而健康」的娛樂——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主辦的電影上映活動的實際狀況

如表一所示，青年會在1910年代非商業電影的上映活動，大約可歸類為三種形式。其中，「(一)做為娛樂活動的電影播映」和「(二)是做為演講補助資料的幻燈片電影播映」為其活動的核心。對比之後頗值得重視的一點是，觀影的這一行為目的在於實踐「健康」的娛樂、社會教化以及所謂職業教育這一全新的價值觀。本論文特別要討論的是有關(一)和(二)的內容，依照筆者所收集的報紙報導以及青年會刊物等一手資料，期待勾勒出該會播映電影活動的整體面貌。¹⁵

(1) 作為娛樂活動的電影播映

最早關於青年會電影播映活動的報導是在1907年，根據《申報》1907年9月27日記載的情況，商業電影的播映皆為一次性的，並非經常性的；遺憾的是欠缺當時播映實況的記錄資料，該會當時電影的播映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力實難於據實陳述。然而，青年會電影播映頻率的激增，大約始於1910年代初期，以會員間相互交流為宗旨，盛行舉辦同樂會 Gran Entertainment、交誼會 Member's Entertainment 等的閒餘活動。1907年這些活動剛出現的時候，其目的是以讀書會等形式舉行，重視心性修養的培養，兩年後才轉變成以娛樂為主，構成了戲劇、遊戲、魔術等多種節目(張志偉，2010：199)。其中電影的播映特別受到大眾的歡迎，因此1913年開始，除了寒暑假以外，每月一次的電影播映已成為慣例；甚至1915年之後，自同樂會決定每週一次定期舉辦之後，電影播放的頻率便愈加頻繁，每週六晚上八點開始定期上映，活動就此被固定下來(〈請看活動影戲〉，1917年2月23日：無頁數)。

青年會電影的定期上映，無論在入場費、觀眾容納數等硬體方面，或是在選片的軟體思考上，都優於一般商業性的電影活動。表二

是1910年代的具有代表性的電影放映場所的一覽表，從此資料中可明顯看出，青年會電影上映的票價不僅與最便宜的商業電影的票價一樣低廉，¹⁶而且在觀眾容納量上，亦可與外國人經營的所謂頭等電影院相媲美。¹⁷並且，1910年代中葉以後，青年會開辦的同樂會活動，每年平均開辦次數為27次左右，每次參加的人數也大約有300多人。¹⁸因為當時一般的中小規模電影院的座席數大約有400到500席，所以由以上資料來判斷青年會招攬的觀眾，絕不亞於其他電影院。綜合上述幾點的觀察，亦可以得知青年會的電影上映規模絕不亞於當時商業電影上映的規模。

即使是在電影上映的慣例上，青年會也比一般的商業性電影上映略勝一籌。譬如，自1913年起，該會決定每月上映一次電影，當時便開始實施預售票和對號入座。另外，由上海電影業界所發行的電影簡介手冊（即「說明書」），是到了1920年代才開始普遍化，但該會早在1914年就已經開始實施了。

此外，青年會的定期電影播映雖然需要繳費，但與以核算盈虧為目的的商業性電影不同，¹⁹它是為了實現同樂會的宗旨而設定。上映會之所以有如此盛況，完全是因為此類活動都以既有的英語、商學等實用學科為素養，或公共衛生和體育鍛鍊等新價值觀，以及相關知識和實踐的都市新興菁英青年作為理想的對象，這也顯示了該會的活動被當作能夠享受「有益且健康娛樂」的場所而被廣泛地接受。²⁰

青年會所設立的「有益」和「健康」徹底以播映電影的質量和教養程度為指標，此宗旨在當時報紙或雜誌上所刊登的電影放映會和廣告上也可以明顯看出。該會反覆強調是以「選演關於學識道德上各種影戲」（《申報》，1918年4月13日），不僅廉價提供高尚活動有益身心，同時兼具高度娛樂的價值（〈上海青年會廣告〉，2004：166）。諸如此類文字所顯現的意義，完全是把青年會的電影放映與其他商業性娛樂電影明確地做出區隔。

那麼，青年會實際放了甚麼樣的電影呢？不管是報紙或是廣告，甚至青年會專有刊物的記載，雖有不少的電影片名但都不夠詳細，或是其中僅有中文名，甚至欠缺外文原名等。但是，他們以「無不趣味濃厚，有益於人之身心」作為基本方針，具體地選擇產業、風景、教育、

喜劇以及科學等主題內容的電影。(〈請看活動影戲〉, 1917年2月23日: 無頁數)。在此, 僅能辨別有限的片名, 從其內容大致得知, 青年會上映的電影以劇情片為主。雖然青年會選片方針以高度修養為主, 但該會是以會員及其家屬的互相交流作為電影播映的實際目的, 因此即使是餘興活動的定期上映, 似乎仍有必要訴求相應的娛樂效果。

其中, 上映頻率最高的是類型連鎖短篇、歷史片和文藝片。直到1910年代中期, 才能看到數量比較多的法國電影。譬如 *Les Misérables* (1912, 1913年5月在青年會上映), Victorin Jasset 導演的 *Zigomar* (1911) 及其後續作品 *17* (1913年9月上映), Louis Feuillade 所導的 *Fantômas* 系列 (1914年3月至11月之間在青年會斷續上映)。另外, 該會也曾搶在其他商業性電影院領先放映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主題的紀錄片 (片名不詳, 1914年9月上映)。甚至1917年開始, 周六晚上的放映活動定期之後, 青年會放映的電影當中, 美國電影就佔了影片的大半。在劇情片方面, 莎士比亞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 *Julius Caesar* (導演和製作年不詳, 1916年11月上映); 文藝片和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主題的戰爭片上映的頻率較高, 偵探片所佔比率也很高, 又如連鎖電影 *The Strange Case of Mary Page* (J. Charles Haydon 導演, 1916年, 該1917年3月份共放了四種)、*Graft* (Richard Stanton 導演, 1916年, 該會在同年4月至6月之間共放了六種) 等, 長篇電影有 *For the Defense* (Frank Reicher 導演, 1916年, 該會於同年11月上映) 等。這些劇情片大多是在上海首映而且是比較稀有的影片。在當時以短篇為主的商業性電影上映環境裏,²² 積極地上映長篇電影也是青年會在選片上的特點。

除了劇情片以外, 符合時事話題的紀錄片和新聞片的上映頻率也相當大, 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紀錄片反覆地上映。其他還有青年會會員藉出國旅遊等機會所拍攝的私人電影和風景片也經常上映,²³ 這些私人電影和風景片大約都在美國攝影取景的。通過青年會的選片傾向可以看到, 青年會認為觀賞電影與其說是純娛樂性活動, 寧可說是知識性活動。與傳統看戲習慣不同, 在青年會的電影活動, 觀眾只為了觀賞電影聚集會場, 集中觀賞行為, 通過電影吸收某種新知識, 或享受現代性休閒的知性安慰。

青年會所提出的「有益」和「健康」的另外一個標準, 是攸關電影上

映空間的風紀問題。如本篇論文開頭所論述，當時在商業性娛樂場所的電影播映多處猥雜之中，不少娛樂場普遍充斥着所謂不良觀眾造成的喧鬧氛圍。另一方面，青年會的電影播映空間「會場之內既無喧嘩又禁吸煙，其秩序井然」（〈同樂會照常開會〉，1917年11月12日：無頁數），場內觀眾皆是以基督教信仰的名義聚集而來的。同時，也多數是有志於改良社會風氣的青年觀眾，在如此同質性的空間裏，不受歡迎的人士當然毫無混入的餘地。²⁴換言之，青年會的電影活動以「有益」而「健康」的宗旨，把電影和其放映場所從傳統看戲文化中抽離，同時在娛樂文化現代化的脈絡中，建構了另一個現代性觀賞電影空間的標準。

（2）作為演講的補助資料的幻燈片、電影播映

早在1903年，青年會就開始採用幻燈片作為教材，同時確信使用幻燈片在教育上可以發揮一定的效果（Harvey, 1903, p. 164）。而幻燈片的大量使用開始於1911年，這一年，擁有工學博士學位的傳教士饒柏師（C. Robertson）等人發表了一系列的科學演講，開始積極地使用幻燈片。饒柏師等的科學演講從1911年開始的四年內，準備了五個與科學專業知識相關的演講題目，在上海總共巡迴演講了78次，平均每次參加的人數遠遠超過300多人（Peter, 1914, p. 192）。1913年為了改善中國傳染病蔓延的狀況，開始舉辦公眾衛生演講會；因為在科學演講會上使用視覺教材（幻燈片）獲得到觀眾的好評，同時也促成了開發和製作視覺教材等制度的建立。青年會招聘了一位駐北京的醫療傳教士畢德輝（W.W. Peter），在經營演講會的德育部之下新設立了健康部，隨之開始積極企劃舉辦使用幻燈片和電影的演講會。隔年，青年會也因此創辦了視覺教材科，Peter即擔任企劃、製作和購買視覺教材等工作。

此時，通俗教育研究會和江蘇省教育會等著名教育團體，開始對使用幻燈片在社會教育方面產生興趣。1914年1月具代表性的書店上海商務印書館開始販售作為社會教育補助教材的幻燈片，這些新嘗試可說是完全為了符合當時的社會需求。但是，值得關注的是，商務印書館在正式販售幻燈片之前，舉行試映的會場仍然是在青年會內舉行（《新聞報》，1914年1月11日）。²⁵此現象同時也意味着，集聚在青年

會的青年具有一定的眼光，能夠通過視覺媒體的教材，對教育質量進行評估。

如上所述，採用視覺教材的演講會可以算得上是青年會所提倡的優質娛樂之一。根據青年會年度報告書，每週一次禮拜三晚上八點開始的演講會，所參加人員數每次均達到100名到250名。²⁶1917年以後，推動了不定期舉辦的德育演講會，每次的參加人數也有80名到100名(〈民國七年即一千九百十八年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報告〉，1919年5月2日)。可以說整個1910年代，幻燈片不斷地被使用，1910年代中葉以後電影的使用比率也隨之快速增加。

表三是在1917年的演講會上，使用幻燈片和電影等補助教材的主要實例，該會反覆所選擇的題目除了宗教主題之外，還有如上面所論述的社會教育和公眾衛生，其餘對於職業上的技術等方面也提供大篇幅的報導。²⁷電影媒體傳到上海的時候，已經有評論指出：電影和幻燈片在醫療等技能修得方面擁有一定的效用性²⁸但電影的商業性所具備的「猥雜」長久以來限制了電影在教育上的功能。根據以上的分析，讓人耳目一新的是，青年會將遊興文化中潛藏視覺媒介的功能完全發揮出來，同時也提供了視覺媒介與教育新價值碰撞的機會。又如，表三所列舉出在美國生絲檢察長絲商代表道狄(D.E. Douty)的演講會上，青年會不但積極地受理演講會的業務，而且也提升了同類型活動進一步推展的可能(Turner, 1917, p. 79)。

其他，在振興產業電影方面美國駐上海領事館的作用也不可忽視。長期在中國各地的領事館附設的美國商務省內外通商局(The Bureau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Commerce)管轄辦公室工作的安立德(Julean Arnold)很早即關注了電影作為在中國社會教育工具的可能性。²⁹當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剛開戰之際，顯現美國亟欲進入遠東的氣勢。1918年末，駐華美國人協會主辦了一場大規模的產業電影上映會，³⁰招待了1,000餘名上海政治界、經濟界和報界名士，其中安立德被選為主賓，這顯然可見美國領事館和內外通商局，高度關心商業電影在中國的推動情況(《申報》，1918年12月19日)。³¹青年會與美國領事館本來就保持密切的關係(張志偉，2010：159)，不僅如此在普及電影產業方面，二者也建立了合作關係。種種資料顯示，青年會的商業電影放映

活動，把美國對中國電影市場的興趣在上海推展開來，並提供了美國一躍進入中國的基礎。

在這個時期強化了電影與教育的關係，不僅僅只有青年會的電影放映活動；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科學和民主為中國近代文化建設的支柱，也因而獲得了知識分子的大力支持。1910年代中葉，如《東方雜誌》、《婦女雜誌》等啟蒙性綜合雜誌新開設了科學欄，介紹各式各樣的科學知識和實用技術等，一方面保持着一定的專業性，另一方面又考慮到需要讓一般讀者能夠淺顯易懂，便於一般讀者的容易閱讀，因此科學欄上將電影作為先端科學技術的應用，詳細介紹了電影結構及其播映的技術。其他，著名的科學教養雜誌《科學》上，也時常登載有關電影的消息，這也可視為同樣的發展脈絡。總之，1910年代的上海，電影找出了與教育這一個新概念的着力點，而上海青年會的確是二者之間一個重要的觸媒。

如上所述，青年會一系列的教育、產業電影播映活動明確顯現，該會對於電影的界定；青年會將觀賞電影視為是一個知性娛樂，是需要語言和智能所理解的娛樂，而不是單純以感覺和知覺所體驗的娛樂。因此，電影就此擺脫了傳統文化的規範，成為帶動現代化的媒體。

四 結語

在中國電影史上，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電影播映活動的遺跡幾乎被遺忘，其背景是因為反基督教學生運動在1924年達到頂峰，之後全國性的反帝國民族主義展開。³²同時，由於1920年代上海的商業性電影播映形式又隨之迅速擴展且多樣化，導致了青年會電影播映活動本來具有的優質性、稀少性等價值也日漸褪色。

但是，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電影播映活動給予後續中國電影界的影響力絕對是不容忽視的，尤其青年會的電影活動證明了電影作為社會教育的工具，具有極大的實用性。其中，商務印書館影片部設立的過程與青年會的關係有再探討的必要。雖然，1917年該部電影的製作雖然起源自該部和一位美國攝影師的邂逅及其接管機器的機緣，但是我們仍然不應該把它歸結為偶發因素。該影片部的設立最大推手以鮑慶甲為首，

其他不少參與人士仍然是青年會的會員，秉持相同的信念而努力。

另外，由商務印書館的一些有志之士，在1913年結成青年勵志會，如同上海青年會「以智德體三育養成優良勞動者」為宗旨，鮑慶甲是青年勵志會的核心成員（《申報》，1914年9月15日）。開始製作幻燈片以後，到初期發行短篇創作的期間，該部不但與青年會保持極為密切的關係，³³還時常一邊吸收技術一邊推廣視覺教材的開發製作。

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也很早就開始重視電影院中的衛生，備置了近代化設備。其中，提供「高尚純粹」（《申報》，1926年11月7日）電影的經營者何挺然也是一位熱心的青年會會員。1916年他從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以後，不但在該會擔任英文教師，同時也在中國人經營的第一家電影院——上海大戲院擔任經理；在經理任內進行了院內衛生、擴充設備、提高選片質量和充實電影簡介手冊等電影院改革工作。1926年何挺然自立門戶後，建立了一個電影放映網，在上海的電影院業中稱霸很久，為保持優質電影播映空間一以貫之竭盡心力。電影史研究者蕭知緯在俯瞰民國初期中國的電影觀賞禮貌的先驅性研究中更指出，「在電影院禮貌的改善是由近代菁英為了解脫傳統劇場的習慣謀求而自覺地引導的」（Xiao, 2006, p. 515），我們由資料的爬梳，認定蕭知緯所言的菁英不僅只是所謂的知識份子，同時還包括一些在追求經濟利益的紳商，願意致力於社會改良的企業家。何挺然就是一位這樣的企業家，他與一般的知識份子不同，沒有留下了大量文字紀錄，但通過記錄他的新聞報導內容可以看出，他的經營理念明顯地反映了青年會欲實踐的理想——也就是讓社會提供能夠享受「有益而健康」娛樂的電影。³⁴

從1914年落成的青年會童子軍部會所別館的屋頂庭園，能夠360度瞭望上海這一座國際城市的全貌，在夜裏能夠看到遠在西南邊群星閃耀般的娛樂場大世界的電光看板，享受色彩燦爛的夜景（〈交誼大會誌盛〉，1917年8月31日：無頁數）。³⁵當時，青年會會員在夏天夜裏為了避暑，把餘興活動的地點轉換至別館的屋頂花園中進行，享受「健康而有益」的娛樂。出現於猥雜之彼岸的這個新天地，給予中國電影文化一種新的嘗試，脫離傳統看戲習慣而賦予現代性的觀賞文化，正將中國的電影企業提升至另一個嶄新的境界。

表格

表一 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電影上映形態 (1910年代)

上映形態	管轄部局	上映目的	上映頻度*	主要類型
(一) 作為娛樂活動的電影播映	交際部	娛樂	約每週1次	故事片(長篇、連鎖電影)、風景片、新聞片等
(二) 作為演講的補助資料的幻燈片·電影播映	交際部 德育部	娛樂 社會教育	約每週1至2次	產業電影、教育電影
(三) 學校活動、臨時活動上的電影播映	各部局	餘興	不定期	故事片、新聞片等

資料來源：《上海青年》各號、《申報》等報導。

*在(二)的形態併不一定每次使用視覺教材。

表二 1910年代上海的電影上映設施的比較(座席數和入場費)

上映形態	設施名稱	設立時	座席數*	入場費(最高)**	入場費(最低)**	
商業性上映 (由外國人院主)	愛普盧	1910	700	[1元5角]	[1元]	
	夏令配克	1914	850	[1元5角]	[1元]	
	愛倫	1913	500	3角	1角	
商業性上映 (由中國人院主)	電影院	上海	1917	1,000	5角	1角
		共和	1915	400	2角	1角
	遊樂場	新世界	1915	[600]	3角(門票)	
		大世界	1917	[600]	2角(門票)	
非商業性上映	上海基督教青年會	1900	[800]	2角 (非會員)	1角(會員)	

資料來源：請參照1927年出版的《中華影業年鑑》、《申報》1918年1月登載的各設施的廣告及《影戲雜誌》第1卷第2期(1921年)的各院廣告。

1 由於資料上的限制，座席數只能參考1927年出版的《中華影業年鑑》([]內的數字是據美國商務省發行 *Trade Information Bulletin* (No. 467, 1927))。部分設施在1919年的座席數如下：愛普盧508座、夏令配克916座、愛倫649席座(據上海市檔案館U1-3-27)。

2 《申報》1918年1月登載的各設施的廣告。[]內表示原載於《影戲雜誌》第1卷第2期(1921年)的各院廣告。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並不一定徵收入場費，有不少時候以會員證代替入場票。

表三 上海基督教青年會1917年舉辦的主要視覺教材演講會

日期	主題	講師	使用教材
3月28日	腦筋衛生	俞鳳賓(醫生)	電影
4月8日	再生與復活	郭秉鈞(商務印書館、青年會會員)	電影
6月27日	盲童教育	傅步蘭(上海盲學校校長)	幻燈、電影
7月6日	美國絲綢廠用中國生絲質 優劣並日本育蟲各種現象	D. E. 道狄 (美國生絲檢察長絲商代表)	電影
9月9日	基督教能轉移社會之風尚	馮劍光(牧師)	電影
11月14日	個人衛生	胡宣明(畢業美國約翰霍柏金大學 的醫學博士)	電影
12月28日	美國畜牧種植各法	張天才(美國康乃爾大學畢業者)	電影

資料來源：《上海青年》及《申報》登載的有關報導。

註釋

- 1 本論文獲得了由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補助金(課題號碼：121720129及25870929)的資助。本論文原載於《映像學》(日本映像學會)第90號，由筆者翻譯。翻譯時，參考文獻的表記形式加以改變，並修改原著裏的常識性錯誤，另外按照本刊主題的修訂，補充了若干段落。
- 2 譬如，在上海最早出版的《影戲雜誌》裏登載的一則文章〈影戲觀眾之十誠〉中指出，改善在電影院內的行為舉止，如：「勿將爾足踏入前座椅縫」，「勿高聲搗亂他人，影戲以安靜為快樂」、「離座既將椅之坐板，隨手扳起」。還倡導注意環境衛生的問題，譬如：「勿攜有殼之食物入劇場」、「涕垂時勿以地板為爾之手巾」、「劇場內勿吸煙，煙霧足以阻礙光線，並使空氣渾濁」(肯，2004：202)。其他，對於虹口、維多利亞等早期上海電影院內的吵雜和觀賞影片習慣的問題，由阿那回顧在〈上海電影院的今昔(一)〉裏(《申報》，1938年11月2日)。這些文字均為1910年代紀錄上海電影院內的觀賞習慣和場內風紀的罕見資料。觀賞影片的禮貌和場內風紀的問題，直至1930年代仍然持續被媒體報導討論。以下是1920年代中期一條報導的抗議之聲：「吾嘗入較中小之戲院，片中逢有男女接吻，兩方劇鬧，必怪聲叫好，狂吹口笛，頭為之裂」(《申報》，1925年1月14日)。
- 3 另外，在代表上海的娛樂場大世界裏，被稱做野雞的娼妓「多到幾乎可以配給每一位觀眾」(中河與一，1926：34)，成為國內外眾所周知的現象。大世的傳言還說，所謂不道德的男女在這裏密會(路濱生，1918：5-6)。

- 4 又如，1918年6月在愛普盧影戲園節目中的一場電影*Her Painted Hero* (1915, F. Richard Jones)裏，有一個場景是呈現裸體女人的影像。一位觀眾對於這個畫面抱持不快，投函給公共租界工部局表示不滿，工部局對整件事情進行調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處，1918)。關於其他在公共租界1910年代到1920年代之間引起風紀上問題的電影，詳見趙偉清(2012)的第二章(〈公共租界與電影審查〉)。
- 5 著名電影導演程步高在回顧電影《閻瑞生》首映的文章中，記述受到當時美國偵探片之影響，犯罪者模仿電影手法的情況(程步高，1983：38-41)。
- 6 寰球學生會、中華青年會和通俗教育館等均為其代表性的例子。
- 7 「有益而健康的娛樂 wholesome and healthful entertainment」提供，是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交際部運用業餘活動的目的(Annual Report for Year 1917, 1918, p.17)。
- 8 關於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會員的商務印書館職員的名單，請參閱〈會員提名〉(1917年9月28日)。《上海青年》是該會發行的雜誌，每期均發行中英雙語版本。因中文版欠缺頁數，本文所列出處無法明記。
- 9 轉引自張志偉(2010：192)的〈日增月盛〉(1908年9月11日)，原文登載於《會務雜誌》，為青年會機關雜誌《上海青年》的前身，筆者未見。
- 10 有關會所設備的部分，主要參考了Lewis (1907, p.79)。
- 11 轉引自張志偉(2010：191)的〈青年俱樂部〉(1907年10月25日)，原文筆者未見。該會諸如此類的抱負話語也經常出現在其他報導裏，譬如描繪有關會所內部的佈置、電扇、冷飲、冰淇淋和西餐的提供，「本會較諸滬地所有之夏日花園實有過之無不及」(〈交際部〉，1915年6月19日：6)。他們的服務與當時代表上海的一流飯店卡爾登所提供的內容相比也毫不遜色。
- 12 關於政治、經濟界人士與青年會之間的人脈關係，請參閱張志偉(2010)。從該會與上海的文藝界，尤其與電影界的關係方面觀察之，如擔任明星影片公司董事的實業家袁履登、參與該公司經營的方椒伯和卞毓英等均為該會的主要會員。其他，鮑慶甲(商務印書館影片部)、施彬元(中國影戲研究社)、唐季珊(聯華影業公司)、在電影院業界馳名的何挺然、在演劇界和報業界活躍的王鈍根等也均為該會會員。
- 13 青年會在其發行的雜誌裏，重覆強調青年們靠非傳統集團秩序而交流的重要性(Annual Report for Year 1916, 1917, p.19；胡詠騎，1918：無頁數)。
- 14 Corbin指出，所謂美國的閒暇時間，與其說是勞動空隙時間的休息，勿寧說是自我鍛鍊、自我啟發的活動，是與工作密切聯動的一種休息方式。(Corbin, 2010, p.13-14)。針對此意義而言，青年會的業餘活動正是體現了美國式業餘活動的內涵。

- 15 在這裏，對於本論文略去的表一中第三個電影放映形式，簡單地補充說明如下。譬如宗教活動上的餘興節目的上映、發生重大時事問題時臨時舉辦演講會上的上映，以及在青年會的中學、夜校的開學典禮和畢業典禮等節目中的上映。在宗教活動上所上映的內容大約以基督教主題為主，有介紹耶穌的誕生及其一生的軌跡等電影。在其餘的活動上，基本上選定了娛樂性較大的電影。
- 16 以出示會員證代替入座卷的例子也很常見的。
- 17 直到1920年代初期，在上海所謂高級的電影院有卡爾登、愛普盧、夏令配克和上海等，這些電影院均提供優質的歐美電影，其觀眾主要以歐美人 and 上層中國人；與此相反，虹口、愛倫、共和、法國和開北等電影院均以中、下層觀眾或小孩為主(《申報》，1925年1月13日)。
- 18 據青年會各年年度報告書，舉辦同樂會次數和參加人數如下；1915年，33次，11,356名；1916年，23次，8,449名；1917年，22次，4,980名；1918年，32次，9,262名；1919年，24次，7,854名。
- 19 青年會的運營費用主要依靠會員會費、各種學校的學費、體育設備的使用費和捐款，因此電影上映活動徵收入場費並不是為了核算盈虧上映電影。據1919年年度報告書(Annual Report for Year 1919, 1920, p. 31-33)顯示，管理業餘活動的該會交際部收入為21,135元，而支出超過1,000元。而且，在前面所指出，該會電影上映活動並不一定徵收入場費。此外還值得關注的是，該會為了娛樂活動承租的電影膠卷租費極度廉價。譬如，在1920年代初頭商務印書館所製作的國產短篇電影的租費，1,000英尺左右的新聞片要180到190元左右，1,000英尺左右的故事片為220元，共8本的長篇故事片《孝婦羹》是2,000元(《申報》，1923年5月10日)。相對比較之下，1919年青年會所支出的承租電影膠卷費僅有26,638元(Annual Report for Year 1919, 1920, p. 33)。而且，該會借來的電影膠卷經常運到其他城市的青年會；因而我們可以估計，該會可能通過獨自建立的網絡來取得電影膠卷，以廉價提供給觀眾。
- 20 張志偉(2010: 201)指出：「同樂會之所以備受歡迎，實與1910年代在上海社會興起的娛樂需求，以及缺乏相應的娛樂場所等現況密切相關」。
- 21 報紙上的該會廣告只呈現「聶克溫脫之偵探案」的字體，無法得知正式片名(該廣告登載於《申報》，1913年9月24日至26日)。
- 22 關於當時外國電影的上映情況，目前尚未有綜合性的研究，但提供基本消息的研究有秦喜清(2006)。
- 23 參加建立聯華影業公司的唐季珊在美國時自拍風景片，回國後在該會上映(《申報》，1918年4月20日)。

- 24 青年會的電影上映是為了避開市井的「低俗」而創造出的風紀良好的設施，該會還開辦理髮處也持有與此相同的理由。據說該會在1915年開設的理髮處，之所以設立也是因為城內一般的理髮店衛生狀態惡劣，而且大多是違法營業的（〈青年會理髮處〉，1915年4月16日：14）。
- 25 關於商務印書館的幻燈片製作的學術研究中，黃德泉（2010）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但該研究的目的，僅僅通過相關人物的日記和報紙報導等資料來篩選該館的幻燈片製作的時期，並沒有講到與青年會的關係。
- 26 依據各年的年度報告，每週三晚上的定期舉行之後的演講會場次和參加人數的變遷如下；1916年，23次，6,154名；1917年，50次，5,167名；1918年，52次，5,229名；1919年，23次，5,140名。
- 27 總體來看，風景片的上映也較多，還有若干實例呈現出上映與演講題目毫無關係的電影。
- 28 1897年，在《新聞報》〈味蕪園觀影戲記續前稿〉所登載的電影觀賞記中，講述電影為了修得醫學技術的實用性。
- 29 據報導，Arnold主張中國教育不應該只限於教室內進行，演講會、文字媒介、電影等各種形式的媒體也能補充教育（《台灣日日新報》，1918年2月22日）。
- 30 這個上映會時間為18日晚上9點到11點45分，上映節目如下；第一部《營業方法及管理零售業》，《玻璃製造法》，《滑稽短劇（羔羊）》，第二部《最新時表製作法》，《製造精美工具之程序》，《滑稽短劇（本人顯靈）》（《申報》，1918年12月19日）。
- 31 邀請經濟界人士有朱葆三、勞敬修，報界則有戈公振、邵仲輝、朱少屏，其他企業團體有費宗發範（美孚公司）、楊錫仁（美興公司）、G.A. Fitch（費吳生）、李啟藩（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朱友魚、璫登（約翰大學）、龐富灼及蔣夢麟（商務印書館）等。
- 32 有關這些運動給予青年會的影響，參閱張志偉（2010：382-389）。
- 33 譬如，青年會在演講會上使用的幻燈片是從美國進口的，後來當該會決定自作幻燈片時，選擇商務印書館作為委託業務的夥伴（Cole, 1914: 170）。還有，商務印書館影片部早期短篇新聞片製作《第五次極東運動會》時，指導青年會視覺教材製作的彼德博士負責監修（《申報》，1921年6月11日）。
- 34 何挺然的上海南怡怡公司主要業務為經營電影院，該公司的董事會裏有幾位與何挺然一樣是青年會會員或與青年會活動有密切關係的人士。關於此點的論述，請參考筆者在國際會議Chinese-language Cinema: Text, Context, and History上演講的論文（Sugawara, 2013, June）。

- 35 1913年電力剛開始快速普及以後，只在夏天的一定時期內，夜裏開店的野外娛樂場也開始出現。稱為夜花園的娛樂場所被視為一種新式娛樂文化，盛行於上海。如同在註23中所觸及的青年會理髮處設立的目的，在於該會童子部屋頂花園裏舉行的業餘活動，目標在於試行當時市井盛行的夜花園式娛樂「健康化」的宗旨。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Chinese Section)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處(1918)。〈總辦、總巡等關於檢查淫穢電影、租界巡捕踢死小賣法販等事項以及市政工作的來書新〉。U1-2-548，上海市檔案館。
- Shanghai gonggong zujie gongbu ju zongbanchu (1918). Zongban, zongxun deng guanyu jiancha yinhui dianying, zujie xunbu tisi xiao maifan deng shixiang yiji shizheng gongzuo de laishu xin. U1-2-548, Shanghai shi dang'an guan.
- 〈上海青年會廣告〉。(2004)。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中國早期電影畫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第1卷。頁166。(原書中國影戲研究社編(1922)。《影戲雜誌》，第1卷第2號，頁80)。
- Shanghai qingnianhui guanggao (2004). In Jiang Yasha, Jing Li, & Chen Zhanqi (Eds.), *Zhongguo zaoqi dianying huakan* (Vols.1. p. 166.). Beijing: Quanguo tushuguan wenxian suowei fuzhi zhongxin. (Original book: *Zhongguo yingxi yanjiushe bian* [1922]. *Yingxi zazhi*, 1[2], 80.)
- 中河與一(1926)。〈支那の映畫〉。《映畫時代》，1926年12月號，頁34-35。
- Yoichi Nakagawa (1926). *Shina no eiga, Eiga jidai, Dec, 1926*, 34-35.
- 平塚益德(1985)。《平塚益德著作集II，中國近代教育史》。東京：教育開發研究所。(原著《近代支那教育文化史：第三國對支教育活動を中心として》。東京：目黒書店，1942年)。
- Hiratsuka Yoshinori (1985). *Hiratsuka Yoshinori chosakusyū II, Chūgoku kindai kyōiku shi*. Tokyo: Kyōiku kaihatu kenkyūsho. (Original book: Hiratsuka Yoshinori [1942]. *Kindai Shina kyōiku bunka shi: Dai sangoku taishi kyōiku katsudou wo chūshin to shite*. Tokyo: Meguro shoten.)
- 〈本會會務報告紀略〉。(1919年12月26日)。《上海青年》，第18卷第43號。無頁數。
- Benhui huiwu baogao jilve (26th Dec, 1919). *Shanghai qingnian*, 18(43).

- 〈民國五年即一九一六年上海基督教中華青年會報告〉(1917年3月2日)。《上海青年》，第16卷第8號。無頁數。
- Minguo wunian ji yi jiu yi liu nian shanghai jidujiao zhonghua qingnian hui baogao (2nd Mar, 1917). *Shanghai qingnian*, 16(8).
- 〈民國七年即一千九百十八年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報告〉(1919年5月2日)。《上海青年》，第18卷第4號。無頁數。
- Minguo qinian ji yiqian jiubai shiba nian shanghai jidujiao qingnian hui baogao (2nd May, 1919). *Shanghai qingnian*, 18(4).
- 〈青年會續演電光影戲〉(1907年9月27日)。《申報》，第19面。
- Qingnian hui xuyan dianguang yingxi (27th Sep, 1907). *Shenbao*, 19.
- 〈青年會八月廿七禮拜六晚真正好影戲〉(1913年9月24日-26日)。《申報》，第12面。
- Qingnian hui bayue ershiqi nianqi wan zhenzheng hao yingxi (24th-26th Sep, 1913)., *Shenbao*, 12.
- 〈工界青年會之成績〉(1914年9月15日)。《申報》，第10面。
- Gongjie qingnian hui zhi chengji (15th Sep, 1914). *Shenbao*, 10.
- 〈青年會今晚之樂趣〉(1918年4月13日)。《申報》，第10面。
- Qingnian hui jinwan zhi lequ (13th Apr, 1918). *Shenbao*, 10.
- 〈青年會二十年來之小史〉(1918年4月20日)。《申報》，第11面。
- Qingnian hui ershinian lai zhi xiao shi (20th Apr, 1918). *Shenbao*, 11.
- 〈青年會今晚之影戲〉(1918年4月20日)。《申報》，第11面。
- Qingnian hui jinwan zhi yingxi (20th Apr, 1918). *Shenbao*, 11.
- 〈觀美國事業影片紀〉(1918年12月19日)。《申報》，第10面。
- Guan meiguoshiye yingpian ji (19th Dec, 1918). *Shenbao*, 10.
- 〈商務印書館活動片部近況〉(1921年6月11日)。《申報》，第11面。
- Shangwu yinshu guan huodong pianbu jinkuang (11th Jun, 1921). *Shenbao*, 11.
- 〈商務書館所出影片之統計〉(1923年5月10日)。《申報》，第17面。
- Shangwu yinshu guan suochu yingpian zhi tongji (10th May, 1923). *Shenbao*, 17.
- 〈電影雜誌〉(1925年1月13日)。《申報》，第8面。
- Dianying zatan (13th Jan, 1925). *Shenbao*, 8.
- 〈電影雜誌(二)〉(1925年1月14日)。《申報》，第8面。
- Dianying zatan (2) (14th Jan, 1925). *Shenbao*, 8.
- 〈北京大戲院開幕廣告〉(1926年11月7日)。《申報》，第1面。
- Beijing da xiyuan kaimu guanggao (7th Nov, 1926). *Shenbao*, 1.
- 〈上海電影院的今昔(一)〉(1938年11月2日)。《申報》，第13面。

- Shanghai dianyingyuan de jinxi (1) (2nd Nov, 1938). *Shenbao*, 13.
〈同樂會照常開會〉(1917年11月12日)。《上海青年》，第16卷，第37號。無頁數。
- Tonglehui zhaochang kaihui (12th Nov, 1917). *Shanghai qingnian*, 16(37).
〈交際部〉(1915年6月19日)。《上海青年》，第14卷第24號。頁6。
- Jiaoji bu (19th Jun, 1915). *Shanghai qingnian*, 14(24), 6.
〈交誼大會誌盛〉。(1917年8月31日)。《上海青年》，第16卷27號。無頁數。
- Jiaoyi dahui zhi sheng (31st Aug, 1917). *Shanghai qingnian*, 16(27).
肯(2004)。〈影戲觀眾之十誠〉。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中國早期電影畫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第1卷。頁202。(原書中國影戲研究社編(1922)。《影戲雜誌》，第1卷第3號，頁8)。
- Ken (2004). Yingxi guanzhong zhi shi jie. In Jiang Yasha, Jing Li, Chen Zhanqi (Eds.), *Zhongguo zaoqi dianying huakan* (Vols.1. p. 202.). Beijing: Quanguo tushuguan wenxian suwei fuzhi zhongxin. (Original book: Zhongguo yingxi yanjiushe [Ed.] [1922]. *Yingxi zazhi*, 1(3), 8.)
〈青年會藏數室啟事〉。(1915年4月16日)。《上海青年》，第14卷第15號，頁8。
- Qingnian hui cangshushi qishi (16th Apr, 1915). *Shanghai qingnian*, 14(15), 8.
〈青年會理髮處〉。(1915年4月16日)。《上海青年》，第14卷第15號。頁14。
- Qingnian hui lifachu (16th Apr, 1915). *Shanghai qingnian*, 14(15), 14.
胡詠騎(1918)。〈青年會與青年之關係〉。《上海青年》，第17卷第1號。無頁數。
- Hu Yongqi (1918). Qingnian hui yu qingnian zhi guanxi. *Shanghai qingnian*, 17(1).
徐劍雄(2012)。《京劇與上海都市社會(1867-1949)》。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 Xu Jianxiong (2012). *Jingju yu shanghai dushi shehui (1867-1949)*.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秦喜清(2006)。〈1920年代：民族認同與中國早期電影的確立〉。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學位論文。
- Qin Xiqing (2006). 1920 niandai: Minzu rentong yu zhongguo zaoqi dianying de queli. *Zhongguo yishu yanjiuyuan boshi xuewen lunwen*.
- 黃德泉(2010)。〈上海商務印書館初創活動影片考〉。《當代電影》，2010年第5期，頁56-63。
- Huang Dequan (2010).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chuchuang huodong yingpian kao. *Dangdai dianying*, 5, 56-63.
張志偉(2010)。《基督化與世俗化的掙扎》。台北：台灣大學出版社。

- Zhang Zhiwei (2010). *Jiduhua yu shisuhua de zhengzha*. Taipei: Taiwan daxue chubanshe.
- 程步高 (1983)。《影壇憶舊》。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
- Cheng Bugao (1983). *Yingtán yì jiù*. Beijing: Zhongguo dianying chubanshe.
- 〈會員提名〉(1917年9月28日)。《上海青年》，第16卷，第31號。無頁數。
- Huiyuan timing (28th Sep, 1917). *Shanghai qingnian*, 16(31).
- 〈味蕪園觀影戲記續前稿〉(1897年6月13日)。《新聞報》，第1-2面。
- Weichunyuan guan yingxi ji xu qiango (13th Jun, 1897). *Xinwen bao*, 1-2.
- 〈商務印書館廣告〉(1914年1月11日)。《新聞報》，第1面。
- Shangwu yinshu guan guanggao (11th Jan, 1914). *Xinwen bao*, 1.
- 〈麥田發現女屍四誌〉(1920年6月19日)。《新聞報》，第3張，第1面。
- Maitian faxian nvshi sizhi (19th Jun, 1920). *Xinwen bao*, 1920, 3A.
- 路濱生 (1918)。〈家庭之黑幕，影戲場所見〉。《中國黑幕大觀(初集卷上)》。上海：中華圖書集成公司。頁5-6。
- Lu Binsheng (1918). *Jiating zhi heimu, Yingxi chang suojian. Zhongguo heimu daguan (chujì juan shang)*. Shanghai: Zhonghua tushu jicheng gongsi, 5-6.
- 趙偉清 (2012)。《上海公共租界電影審查(1927-1937)》。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 Zhao Weiqing (2012). *Shanghai gonggong zujie dianying shencha (1927-1937)*. Shanghai: Shanghai jiaotong daxue chubanshe.
- 〈請看活動影戲〉(1917年2月23日)。《上海青年》，第16卷，第48(原7)號。無頁數。
- Qingkan huodong yingxi (23th Feb., 1917). *Shanghai qingnian*, 16(48).
- 〈藏數室通告〉。(1917年10月8日)。《上海青年》，第16卷第32號。無頁數。
- Cangshushi tonggao (8th Oct, 1917). *Shanghai qingnian*, 16(32).
- 〈新支那と近世的商工業(下) 美國商務館アノルド氏述〉(1918年2月22日)。《台灣日日新報》，第3面。
- Shin Shina to kinsei teki shoukougyou (ge) Bikoku Sh ō mukan Ānorudo shi jutsu (22th Feb., 1918). *Taiwan nichinichi shinpou*, 3.
- Corbin, A. (2010). 《レジャーの誕生》(渡邊響子譯)。東京：藤原書店。(原著 Corbin, A. & Csergo, J. (1995). *L'avènement des loisirs 1850-1960*. Paris: Aubier.)
- Corbin, A. (2010). *Rejā no tanjou* (Kyoko Watanabe Trans.). Tokyo: Hujiwara Shoten. (Original book: Corbin, A. & Csergo, J. (1995). *L'avènement des loisirs 1850-1960*. Paris: Aubier.)

英文部份 (English Section)

- Anon. (n.d.). Annual Report for Year 1915. *Shanghai Young Men*, n.d., 1-21.
- Anon. (n.d.). Annual Report for Year 1916. (Seventeenth Annual Report) (2nd Mar., 1917). *Shanghai Young Men*, 16(8), 1-21.
- Anon. (n.d.). Annual Report for Year 1917 (11th Apr., 1918). *Shanghai Young Men*, 17(11), 3-29.
- Anon. (n.d.). Annual Report for Year 1919 (8th Mar., 1920). *Shanghai Young Men*, 19(8), 11-34.
- Cole, G. H. (1914).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 1914. In Chen, Getz & Klaassen (2012). *The archives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China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 The annual reports 1896-1949* (Vols.7. 160-170). Guilin: Guangx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Garret, S. S. (1970). *Social reform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M.C.A., 1895-192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tourette, K. (1929).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Reprint edition). New York, NY: Macmillan.
- Lewis, R. E. (2004). *Search of Far Eastern horizons*. West Conshohocken, PA: Infinity Pub.
- Lewis, R. E. (2012). Report of Robert E. Lewis, Shanghai, 1907. In Chen & Getz & Klaassen (Eds.), *The archives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China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 the annual reports 1896-1949* (Vols.3. 63-94). Guilin, Guangx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C. W. (2012). Annual reports of foreign secretar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ctober 1, 1902 to September 30, 1903. In Chen, Getz & Klaassen (Eds.). *The archives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China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 The annual reports 1896-1949* (Vols.2. 163-167). Guilin, Guangx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Peter, W. W. (2012).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 1914. In Chen, Getz & Klaassen (Eds.). *The archives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China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 The annual reports 1896-1949*. (Vols.7. 175-204) Guilin, Guangx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Sugawara, Y. (2013, June). Between commercialism and nationalism: Preliminary study of foreign-registered film theatre companies in Shanghai during the 1930s. Paper presented at Chinese-language Cinema: Text, Context, and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Turner, E. A. (2012).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 1917. In Chen & Getz & Klaassen. (Eds.). *The archives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China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 The annual reports 1896–1949* (Vols11. 79–88). Guilin, Guangx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Xiao, Zhiwei (2006). Movie house etiquette reform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China. *Modern China*, 32(4). 513–536.

本文引用格式

菅原慶乃(2014)。「走向「猥雜」的彼岸：「健康娛樂」之電影的誕生與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9期，頁151–175。